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五十二

潛九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五十二

潛九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修

劉混康

劉混康字志通晉陵人其上世皆不仕母朱氏於宋仁宗景祐二年十二月二日茅君下降之夕夢一羽士入其室覺而生混康年十三依本郡太和觀道士湯含象受業嘉祐五年試經爲道士脫落世故日閱道書於洞經妙旨獨心得之患世無明師乃散髮登壇以天爲宗已而聞三茅道士毛奉柔偏得觀妙

朱君之道遂往依焉毛一見而竒之悉授以大洞經籙乃結庵於積金峯居一日有羽人同造其廬指庵之東隅謂之曰汝即此居抱神守中德惠及人當無愧於前人矣又顧混康額間曰此無作之地道之所尚非可以有

潛九

疵也以手捫之明日癩滅混康由是勤行利人遠近宗仰哲宗時召至京師賜所居庵為元符觀徽宗即位召赴闕

皇朝通鑑紀事云混康有節行頗為

神宗所敬重故上禮信之

崇寧二年乞歸山七月有旨用

觀妙先生朱自英奏草九老仙都君即文琢

玉賜之仍賜號葆真觀妙先生五年七月加  
號葆真觀妙沖和先生大觀二年四月同泰  
州道士徐神翁天師張虛靜一時復會上清  
儲祥宮各賜道院以居未幾羽解五月特賜  
太中大夫始末優異備載豐碑

### 王筌

王筌字子真鳳翔平人其父登科兄弟皆  
爲進士筌獨閑居樂道一日郊行憇瓜圃間  
野婦從乞瓜乳齊於腹筌知非常人問其姓  
曰吾蕭三娘也筌取瓜置諸索以遺之婦就

食輟其餘曰爾可嘗乎筌接取而食無難色  
婦曰可教矣神仙海蟾子今居此當度後學  
吾明日挾汝往見及見海蟾海蟾曰汝以夙  
契得遇我命長跪傳至道授丹訣戒以積功  
累行遂還家白母遣妻歸周游名山一時大

潛九

二

臣薦其賢賜封沖虛處士宋哲宗元符三年  
再游茅山先是中峯石洞忽開真誥所謂華  
陽洞天使門者也一閉千歲矣又甘露荐降  
道士劉混康曰必有異人既而筌乃來受上  
清籙是夕仙樂聞于空浮之上留踰歲晝夢

二天人與黃衣使者數百乘擁白虎來迎跨  
虎而行登危躡險由中峯入石洞向所開便  
門顧視左右金庭玉堂兩青衣童子入通見  
茅君再拜謁君問勞甚厚白帝已勅汝華陽  
洞天司命府丞因賜金勅以還及寤別混康  
曰吾數將盡且有所授從此逝矣下投道人  
葛沖曰敢以死累公預言八月十七日當解  
化及期具衣冠端坐而逝時徽宗建中靖國  
歲春秋六十一

神翁徐守信海陵人也為天慶觀傭役服弊  
衣曳繩屨或時跣足而行終日無為惟執箕  
洒掃且誦度人經不絕口有道士徐元吉他  
方來病癩甚惡眾厭惡之斥居觀後茅廬中  
神翁獨駐事之元吉已而死神翁丐錢為斂

潛九

三

瘞既已歸茅廬哭三日出而佯狂稍稍有異  
事人神之因稱為神翁始知得道於癩道士  
也觀中或絕食神翁曰吾當為汝求之即入  
殿上卧久而出語眾道士曰至矣項之負米  
而至者肩相摩也有以白金為奉神翁置之

床盜闖其亡方發闢而入則見神翁正色坐  
床上盜懼而走自是四方多來問災異呂惠  
卿吉甫除喪赴闕枉道過神翁神翁驚奔吉  
甫追之神翁顧謂曰善守善守吉甫拜而去  
既還朝俄以事黜知單州蔣之奇穎叔主發  
運江淮議鑿漕渠而憂有石不可跡導疑未  
決以訪神翁神翁望其來道諭之曰開即開  
何許人也穎叔嘆服曰異人也漕渠遂果開  
宋哲宗不豫遣哲甫降香至神翁書符吉甫  
以進未幾徽宗嗣位崇寧初召之不肯往強  
輿至東都復不可留乃禮歸之即海陵為建  
仙源萬壽宮使居焉大觀末尸解去

張潤子

張潤子不知何許人也往來嵩高山中常為  
役於諸道士精舍而不肯受其一錢躡屩而

衣楮寒暑不易也每語人曰人身要滋潤人  
不領其旨但呼為潤子或叩其言則復謬亂  
其辭不可詰世傳其詩曰溟滓深藏大道根  
槁形存志默然昏霏霏兩洒崑崙路浩浩風  
轟瀚海門日月氣交金鼎暖乾坤又動玉爐



溫須將此理生前煉莫學凡夫死後論久之  
去傭於鄭州之新鄭李氏宋徽宗崇寧三年  
辭李氏留頌曰學勤于初成之有餘一身常  
潤百海不枯道隱元冥齧食鶉居精成功畢  
復我清都是日語其徒曰玉皇有詔吾昇天  
矣頃之舍東南巨槐上有五色雲天樂之音  
潤子乘雲而去

清九

王吉

王吉單州老兵也盛夏常坐卧烈日中隆冬  
沒溪水惟見其首邦人多稱其有道宋徽宗

崇寧初萬俟卨從其父爲豎州太守吉時過  
虛虛延之書館飲以酒酒竟吉輒取案上筆  
書精方用藥纔一二以治奇疾無不愈者虛  
方少年未之重率隨手棄之一日吉來語虛  
曰貴人頗以酒食害脾胃遂致恙吾以按摩  
法授君然慎無漏吾言已而忽告虛曰吾將  
去矣翌日而化或爲瘞之居數月有見於傍  
郡者歸發瘞惟所躡僑存焉虛自是年垂七  
十頰如桃花益能加餐每劇飲至夜分而用  
其所授之法有驗虛始悔恨少時不能知其

異人求學其所以長生久視者虛所受雖其  
兄亦不得傳兄參知政事也

祝大伯

祝大伯不知何許人也嘗為傭於信州貴溪  
桂安時家大伯外若椎頓者而服役唯謹一

潛九

五

日忽自外來舉止異常且曰適有道人以藥  
遺我今能不食矣安時<sub>馬</sub>驗之果然自是盛夏  
暴烈日中冬偃冰上然為傭如故桂氏稍重  
之欲以為客大伯辭曰吾當為人傭歲滿乃  
去爾久之當宋徽宗大觀三年忽告安時曰

去此十餘里白花香有人召我主翁能俱往  
乎安時即從之未至已聞管絃之音彤雲郁  
然覆山安時方愕眙而大伯辭去言未卒已  
不見

劉益

劉益京兆藍田人也隱居子直庵廬六十年  
膚如玉面有壯容飲酒數斗不亂上下峻坂  
若履夷途宋宣和初京兆以聞徽宗遣使召  
之方秋劇雨泥淖沒踝益徒步而使者騎不  
能及既至東都徽宗禮之厚然非所樂也力

求還山常止於華嚴川浮屠精舍宣和末告  
其徒曰山川草木何腥膻之甚耶吾惡之遂  
尸解去將葬體如蛻焉已而戎難作其徒始  
異其言

魏二翁

魏二翁濮州雷澤世農也鄉父老自幼見之  
狀貌常如七十餘身一布裘手持蒲篋曳杖  
而行素不知書瞳子若眊然而能蠅頭細書  
時時語人禍福里閭稍重之方嚴冬或製纊  
奉二翁竊盜間知之夕至所止廬傍二翁逆

呼其名曰爾需我續手遂投與之盜驚謝再  
拜而去先是鄆城有王老志者徽宗嘗夢見  
之即日召至東都少焉復聞二翁名遣使即  
所在起之使者訪得其廬但聞二翁鼻息齁  
齁如雷而不見其形影使者懼無以復命請

潛九

六

甚至二翁只在其廬也迫之行則又不知所  
在竟不能致惟得頌一章以歸其辭曰我今  
入山避此囂煩衛以卒史聘以達官豈易我  
樂物外清閑養真存氣七返九還金丹既就  
遂陟仙壇蓬萊絳闕玉戶金關有能學我雲

路非難宣和初忽尸解去鄉人爲斂葬之舉  
棺若空遂啓視之惟有藏頭詩云火田心主  
須防慎行方成後世傳守坎離爲要妙趨名  
利作憂煎程若識丹霞法路應歸紫府仙

王老志

先生姓王名老志濮州之臨泉人也嘗遇鍾  
離真人授內丹要訣以道術知名沂州有公  
吏欲求事左右寄所親致意先生答之詩曰  
多年退罷老公人手種桑麻數百根盡是筆  
頭掇撚得一枝枝上有冤魂竟拒不見濮有

士人饒口欲以語窮之往造焉其居四面環以高墉但開狗竇出入士人匍匐就之方談辭如雲忽見地有旋渦處俄已盈數尺中有鱗甲如斗大先生謂士人曰子亟歸稍緩必致竒禍士人遂出行未五里雷電雨雹倏起

潛九

七

馬蹇局不行乃入土室避之望生生庵廬百拜乞命僅得免宋徽宗政和三年九月詔州縣敦遣至京師賜號洞微先生四年正月加號觀妙明真洞微先生先生雖掉頭祿泰然時出危言諷天子一日徽宗召之入禁籞顯



肅皇后在坐先生卒然出幅紙曰陛下他日  
與中宮皆有難臣行死不及見矣臣有乾坤  
鑑法可以厭禳然尤當修德始可回天意請  
如臣法鑄乾坤鑑各以五色流蘇垂寘於寢  
殿臣死後當時坐鑑下記憶臣語日儆一日

思所以消變於未形者上竦受其說有詔庀

工鑑成進御而先生歸濮解化皇朝通鑑紀

年十月辛未觀妙明真洞微先生王老志卒

賜金以葬贈正議大夫宣和錄云先生所居  
謂之地地必生花靖康陟方之禍二宮每寶持之且

嘆其先識納君於正道也

李思廣

李思廣字景淵廬陵之吉水人也幼歲隸業  
開明觀後策經受冠緇忘操特異每放意山  
水間得錢即易酒或獨飲于市年逾七十容  
貌不衰少與人言不知其何修證也宋徽宗

政和四年浮游螺川常駐于習溪橋酒家一  
老嫗頗以爲異常以情酒飲之不問酒直有  
無歲久不替一日忽謂嫗曰我將有所往謝  
爾厚顧別得奉書爲報又留飲至醉宿于肆  
中次晨起視則已化去形體溫然若生香滿

一室復聞于外遽報所親殮葬後園月餘有  
客自衡嶽來者云途中邂逅景淵樵亦熟識  
見衣冠如故寄書謝酒姬及親族後聚衆發  
冢開棺不見其尸唯存條繫竹杖而已

### 滎陽

潛九

滎陽東平人也常鬻墨於市人稱之爲二郎  
其後遊蜀至尤縣與郡從事登越王樓夜有  
屋瓦墮二郎曰一敗鬼爲之爾從事以問守  
卒云日者繕修樓時有梓人墮敗而死從事  
大驚二郎俄謂太守趙某曰宜亟去不然禍

將及明年南蠻毀障候深入蜀以下皆得罪  
宋徽宗宣和初詔求異人部刺史以名聞詔  
乘傳至東都二郎曰時方如是我尚何爲哉  
部使者強之不得已遂就道既至徽宗訪以  
所學不對因賜錢十萬遣歸二郎復還蜀乎  
居不食惟時飲酒與成都諸生馬倩飲闌中  
飲已二郎舉袂若有所招者頃之錢出於袂  
盈凡上而去會其數則與酒直相當也見病  
者則取木枝尺許噓之置病處尋取擲于地  
踐之或又棄之病者輒愈或苦目眊二郎曰

吾分汝以目光即張目令眊者視之二郎目  
光注射殆不能視其眊亦減一日携鄭子成  
墨過劉長源父所長源父調之則爛爛成金  
矣長源云見二郎四十年有壯色未嘗衰多  
言隋唐五代事或曰二郎蓋善移精變氣之

潜九

九

術高宗紹興中榮疑以提舉茶馬入蜀云二  
郎其曾大父行也蓋其先五世曰諲者轉漕  
益都二郎從之當時殆百數十歲居青城山  
小麻溪於紹興間化去

五好言雍廣莫嶺川俗人宋高宗紹興十八

汪叔詹字致道徽州歙人宋高宗紹興十八年以司農少卿總領湖北財賦嘗赴大將田師中宴集適最後至漕使鄂守已先在與田奕棋一道人曰木先生者亦坐於傍見汪揖曰久別健否汪愕然曰相與昧平生何言久別道人曰公已爲貴人忘之矣獨不記宣州道店說牛竒章事乎汪矍然起謝道人去汪謂諸客曰徽宗崇寧五年初登第得宣州教授以冬月單騎之官投宿小村邸惟一室一秀才已先居之曰其暮不可前不得已推

戶徑入曰值暮至此與公同其室可乎秀才  
方踞火坐顧曰唯唯良久忽言曰公曾讀唐  
書否某愠曰某雖寡學寧鄙陋至是又笑曰  
記牛僧儒傳否某以其言無序怒不答秀才  
曰吾言非他公乃僧儒後身前生爲武昌節

度使緣未盡今生當再往異時官祿多在彼  
土矣某亦異之疑爲相師問其姓字徐對曰  
公知有雍孝聞者乎吾是也自崇寧之初殿  
廷駁放浪迹山林偶有所遇爾叩其術不肯  
言終夕相對論大道而已至曉別去不復再

見蜀人皆言其已死適睹道人之貌蓋雍君也豐采與四十年前不異真得道者也坐客莫不驚嘆汪再漕湖北又守鄂州為總領累年皆在武昌木生名廣莫徃來河汜間見人惟談文墨殊不及他事無有知其為異人者

潛九

+

沈濬字道源亦識之云政和中以道士說法徽宗謂其得林靈素之半故以木為姓

### 皇甫渙

皇甫渙字致遠開封人也賦性閑淡有敏識卓見修舉業之暇尤妙於三玄知命不負學



作黃冠在京東太乙宮受業舉止狀義而不  
明宋徽宗政和初朝廷興道學先生向化次  
年試辟雍作魁聖覽程文賜金壇郎不就  
乞換自在公憑野裝游歷尋訪於西洛遇至  
人馮野人得其道要後遊南嶽棲凌虛臺會  
真觀思真未幾詔赴闕居太一宮高士寮後  
乞還山居汝水而坐亡

茴香道人

宋徽宗政和末林靈素開講於寶籙宮道俗  
會者數千人皆擎跪致敬獨一道人瞋目在

前立林訝其不拜叱曰汝有何能答曰無所  
能林曰既無所能何以在此復答曰君無所  
不能亦何以在此徽宗時在幕中聽竊異之  
宣問實有何能對曰臣能生養萬物即命下  
道院取可以布種者得茴香一掬以付之俾  
潛九  
二衛卒監視種於艮嶽之趾仍護宿於院中  
及三鼓失所在明日視茴香蔚然成叢

鄒葆光

鄒葆光少隸羅浮山冲虛觀道士籍宋徽宗  
宣和中名聞九重召至凝神殿試以道術有

七道士從之倏不見上問爲誰葆光對四臣  
居山習劍術此七人者古松也上異之拜金  
壇郎

龔元正

龔元正字端本武陵人家貧好學帶經而鋤  
後去爲道士天性淳慤向道精專初建新宮  
大殿巍樓傑閣廣厦重廊金碧輝映手植松  
杉數十萬株宮成賜額萬壽賜號冲逸大師  
住持四十年未嘗背衆一食一日召其徒曰  
不出五日吾逝矣四日端坐誦老子道德經

遲明儼然而化時宋徽宗宣和年

沈若濟

沈若濟臨安人結庵茅山以施藥為務宋徽宗宣和間蒙召對賜封洞元先生嘗指華陽洞之東隙地曰死必葬我於是其徒以地勢

汙下為言不聽高宗紹興十五年解化其徒奉治命掘地六尺許得石板大書六字曰沈公瘞劍于此觀者異焉

張淡

衢州人徐逢原居郡之峽山少年時好與方

外人處有張淡道人過之留館其門中服蕭  
然惟著青布夾道衣中無所有雖盛冬不益  
也每月夕則攜鐵笛入山間吹之徹曉乃止  
逢原學易嘗閉戶探大衍數不得其法張隔  
室呼之曰一秀才此非君所解明日當語子

潛九

十二

明日授以軌柝等步之術凡人生死日時與  
什器草木禽畜成壞壽夭皆坐因持以驗之  
不少差最好飲酒時時入市竟日必酣醉而  
返而囊無一錢人皆云能點良以自給逢原  
欲測其量召善飲者四人更迭與飲自朝至

暮皆大醉張元自如夜入室中外人望見其  
倒壁下以足掛壁散髮垂瓦盆內酒從髮際  
滴瀝而出逢原之祖德詮年七十餘矣張曰  
十八翁明年五月有大危速用我法禳禳可  
復延十歲徐氏不信以爲道人善以言相怒  
勿聽也語纔出口張已知之即捨去入城中

羅漢寺明年五月德詮病逢原始請之不肯  
行因死其徒有頭陀一人又秘藏紙畫牛一  
頭每與客戲則曰圖掛壁剝生草其傍良久  
草或食盡或騎斃過半皆遺糞土地可掃也後

以牛與頭陀而令買火麻四十九斤紐爲大  
索囑之曰吾將死死時勿棺殮只以索從肩  
至足通纏之掘寺後空地爲塹埋我過七日  
輒一發視頭陀謹奉戒旣死七日發其穴面  
色如渥丹至四十九日凡七發但餘麻索在

潛九

十三

并敗履一雙尸不見矣逢原嘗贈之詩曰鐵  
笛愛穴風月夜夾衣能禦雪霜天伊予試問  
行年看笑指松筠未是堅張以匹絹大書之  
筆跡甚偉又以匹絹書煉汞法授逢原逢原  
死鄉人多求所書法其子夢良不欲泄舉而

焚之

張拱

汴人張拱舉進士不第家甚貧母黨龔氏世  
爲醫故拱亦能方術置藥肆於宜春門後坊  
仍不售嘗晨起披衣櫛髮沐洗頰有道士迎  
日而來目光炯然射日不瞬徑造肆中顧而  
不揖振衣上坐拱頗忿其倨傲作色問所來  
答曰汝無詰吾所從來正欲見汝耳拱意此  
妄人京師固多其比擲一錢與之麾使去笑  
曰吾無求於人以汝有道質故來誨汝何相



拒之甚邪拱悟取冠巾而出與之語及仙家  
事理致精微聞所未聞於是始愧悔曰拱鄙  
人眼凡心惑仙君幸見臨願終教之道士曰  
汝何求曰家貧飢粥不繼儻使不食可飽俗  
上願也哉而鬻蒸棗者來道士取先所齎視

錢買之得七枚顧謂拱曰神仙以辟穀爲不  
然却粒則無滓濁無滓濁則不漏由此亦可  
入道張子房諸人乃以丹藥療飢固已迂矣  
汝欲得此道自此不淫色可乎人能不淫俗  
念自息俗念旣息則仙才也乃取七棗熟視

而噓之曰汝啗此可終身不食人或強使之  
食亦無禁復欲不食則如初但汝有老母妻  
子未可相從然既啗七棗當應七夢豫爲汝  
言汝事親既終婚嫁既畢已能不食復以何  
求宜脫身詣名山於懸絕處尋石穴深廣有

潛九

十四

容者自累石塞門一念不起坐卧行立於其  
間自有佳趣僅及半紀則汝之身如蟬出殼  
逍遙乎六合之外矣過此非今日可語汝也  
言竟攝衣而起拱固留之不可起出門無所  
見拱乃知其非常人愴然有所失者累日聞

飲食輒嘔遂不食踰二年糞溺俱絕神氣明  
爽步趨輕利每自試其力從旦至暮緣京城  
外郭可匝者五反蓋數百里也前後得七夢  
如道士言不少差母病痔二十年衆藥不驗  
謾以七棗餘核進之一夕而愈拱既不御行

視其妻如路人妻郭氏性剛果忿恚而卒家  
人益憂疑之逼而餽之食食逆而吐前後或  
食或不食朋友疑其詐者扁諸室試之不以  
爲苦人或召醫則攜藥而往至則登病者之  
床坐于旁雖愈旬步月杯水粒無所需盡飲

好作詩行年六十而顏色如壯者後其母歿  
不知所終李方叔作傳

### 李筴

濟南李筴字定國寓臨安軍營中以聚學自  
給暇則縱遊湖山嘗詣淨慈寺過長橋於竹

潛九

十五

徑迷路見青衣道人林下斲筴筴揖之道人  
問所往曰將往淨慈瞻禮五百羅漢道人曰  
未須去且來同食燒筴食之甚美俄風雨晦  
冥失道人所在筴惶懼伏林間少頃雨止尋  
徑而出至寺門下覺身輕神逸行步如飛洎

歸舍不復飲食其從兄名莫字大猷爲諸主  
宮教授將之任遣僕致書見其顏如桃紅且  
能辟穀以語大猷及大猷至則已去云游茅  
山矣後又聞入蜀隱青城山大猷爲梓路提  
刑使人至眉訪所在眉守復書報數年前已  
輕舉乘雲而去今惟繪像存

不問也  
卷之七  
常對  
蔣風子

蔣風子者本邵陽之居民賦性愚直言無忌  
憚人事不入或有小疵不拘貴賤面而伸之  
周遊南嶽見中嶺陟峻出意修之亦不知其

宿食之所忽日有樵者頂青巾負薪而粥南之  
曰千辛萬苦而食用不給與子一粒藥吞之  
力可陪矣自此但飲水而已衣衫盡棄寒暑  
不問衆稱之曰風子周游湖湘常便卧衢路  
雖勢位不能屈毒藥不能加虎狼無所損獨

行自語人莫之測

莫道人

莫道人者容州人居石峒入山不知其幾年  
問之亦自不言歲數山下父老或有八九十  
歲者言自小年已見其豐姿今其容貌鬚鬢

不異於昔精力甚健登山如飛遇飲而飲遇  
食而食或辟穀數日不避寒暑蕭然一志傍  
無侍者常夜坐於飛雲頂石巖間有虎侍傍  
不叱遣之遠旦乃去貴宦遊山求見之多不  
遇遺之詩者不一宋理宗末年猶在

清九

十六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五十二



